

长篇小说

入梦师^②

八重樱妖 ◎ 著

有的人，希望在梦里永不醒来；有的人，希望永不再进入梦境；
有的人，则利用梦境，实现他们的野心和欲望。
我唯一关心的事情，就是把你从梦里带回家。

食梦貘

食梦貘，上古神兽。
熊身，象鼻，
犀眼，牛尾，虎腿，
以梦为食。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FENGHANG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入梦师

食梦獏

2

八重樱妖◎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入梦师. 2 / 八重樱妖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5

ISBN 978-7-5399-8378-3

I. ①入… II. ①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56240 号

书 名	入梦师. 2
作 者	八重樱妖
出版统筹	黄小初 周亚林
选题策划	张 一
责任编辑	姚 丽
责任监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 刷	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690×980毫米 1/16
字 数	240千字
印 张	17
版 次	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8378-3
定 价	35.00元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法律顾问: 北京市佳泰律师事务所 尹昌友

目录

第一章

内五家，外八家 001

上古又分外八家和内五家，掌管天时运道。张氏和陈氏，是内五家家主。血脉纯正之人，可通天时命理。世人得知张氏麻衣神算是在东汉末年，陈氏麻衣神相是在北宋被世人得知。但早在此之前，神算和神相就已存在于世间，并作为辅佐帝王的职位出现。

第三章

心灵分几层？ 041

秘密被藏得越深，反弹的力量也就越大。

第二章

决裂 023

“你相信这个世上有灵魂吗？”

“信。”

“你相信人的灵魂会出窍吗？”

“信。”

“你相信有人吸收人类灵魂的能量吗？”

“信。”

“你到底是不是精神科大夫？竟然相信一个病人的话。”

“正因为是精神科大夫，所以才会信。”

第四章

脑电波同步 075

张平安，你的脑电波可以和任何人的脑电波同步，甚至是在你不想入梦的时候，都会进入别人的梦境。这就说明你的脑电波是极易受到别人同化的。只要对方的大脑处于休眠状态，就像是一台待机的电脑，你都有可能侵入。

第五章

身体记忆 093

一个失忆的人，会不记得自己叫什么名字、自己家在哪里。但是他会记得“我不记得”这句话怎么说。这种能力就是身体记忆。人类存储记忆和存储技能用的是两个地方。所以有的人失忆了，但不影响正常的生活。

第六章

求救二十年 119

医院的走廊七拐八拐，走得我有些晕。我问前面的妇女：“大妈，你们这医院怎么修的？像迷宫似的。”

她靠在我耳边神秘地说：“我爱人说过，医院的走廊要修得曲折些，因为——鬼不会拐弯。”

第七章

主意识 137

如果一个人的主意识不能完全回到躯体里，那么他所表现的行为，会有偏差的。心理学上有过这样的案例，某些人藏在心底的意识回到主意识，结果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

第八章

时间倒转 155

梦的世界，和真实世界的时间不同。人可能在梦里感觉活了一辈子，但现实中却只有十分钟。

第九章

心形数学公式 171

苏芳点头：“人心，就像是深渊。与深渊凝视，深渊亦回以凝视。”

“那么与深渊凝视过久，会变成什么？”我端起酒杯，放到唇前，却没有真正喝下去。

“亦成深渊。这句话还有后半句：与恶龙缠斗过久，自身亦成为恶龙。”

第十章

最深的秘密 195

慕小雪唱过这段被本命天蛇附体；陈宁唱过这段进入了太虚……这段曲子到底有什么关键？

我只觉得心跳加速。我知道这是所有事情的关键，但我就是不知道，为什么我听了这段曲子，一点反应都没有？

第十一章

579局 243

我入过的梦，从蓝色妖姬开始，到安静，再到李四方、欧阳倩倩，无一不是我生活的现代。现在推开窗子，却听到一个戏里才有的腔调喊道：“桂花糕的卖咧……香甜可口桂花糕的卖咧……”

还有隔着几条街传来的熙熙攘攘：

“夜上海、夜上海，它是一个不夜城……”

第十二章

折尽天下人的嗓子 231

“汤显祖确是旷世奇才。不过现在流行于世的版本，却非汤显祖开始时要写的版本。”我们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，那老瞎子慢慢道来：“汤显祖刚开始写的《牡丹亭》，非人类可以驾驭。不少名家看完此本，无一不叹息，曲调之怪异，非常人可唱。而汤显祖则云：吾就是要折尽天下人嗓子。”

第一章 内五家，外八家

上古又分外八家和内五家，掌管天时运道。张氏和陈氏，是内五家家主。血脉纯正之人，可通天时命理。世人得知张氏麻衣神算是在东汉末年，陈氏麻衣神相是在北宋被世人得知。但早在此之前，神算和神相就已存在于世间，并作为辅佐帝王的职位出现。

①

“小哥，醒醒，我们到了。”感觉有人在拍打我的脸，但我真的不想睁开眼睛，这一觉睡得太舒服了，可下一刻，我的脸上吃了一拳：“张平安，你再睡下去我们只能永远待在这里了。”

我睁开眼，眼前还是张瞎子那张老得不能再老的脸。避开那张老脸，是弯弯沉睡的小脸。弯弯的皮肤很白，睫毛长长地落下一片阴影。再侧下目光，我的面前竟然出现一大片郁金香。黄黄的花朵中偶尔夹杂着紫色的花，一直缠缠绵绵到天边。各色的蝴蝶翩翩起舞。每吸一口空气，都能感觉到甜蜜的幸福。一条晶莹的小溪从远处蜿蜒着流来，小溪里带着一两尾鱼，偶尔快乐地回旋，

是那么美好。一只黄色的蝴蝶就这样落在我的手心上，它似乎怕我抓到它，只停了一下就飞走了。蓝蓝的天、白白的云，在这里开个养老院一定会赚翻了。

“这是哪里？”我站起身问道。

“禁术源头。残害众生的源头！麻衣世家居然打开了太虚之谷！老夫没想到，此生还有幸得见太虚之谷。竟然不是传说！不是传说！”

张瞎子像一个刚刚发现科学定理的科学怪人般，原地转了几个圈，又大怒道：“太虚之谷，是升天未遂之人坠落之地，怎么违背天理，供邪念之人出入？小哥可知古往今来那些修道之人，为何宁可冒着坠入太虚之谷的危险，也要纵身一试？”

我悠闲地看着遍地美花野草，心情好得不得了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要是在这里开个养老院也不错。张瞎子，其实没你说的那么可怕吧。”

张瞎子接着说道：“太虚之谷虽说是至阴之地，但也并不一无是处。世上有阴就有阳。有邪就有正，有魔就有道。飞升成仙者，可知古往今来一切事理，并可窥探天机。黄帝拱手而天下治！为何拱手而天下治？那是因为，黄帝是天！自古以来，谁能斗过天？能窥探天道之人，不是帝王也是贤臣。但想要掌握天道，就不是常人可为了。孙子兵法有云：‘夫未战而庙算胜者，得算多也；未战而庙算不胜者，得算少也。多算胜，少算不胜。’但小哥可知，为何夏商周的战争如此之少？只因两国开战前的庙算必有一胜，必有一败。败者，自然不会出兵；而胜者，更没理由出兵。”

“所以才会有‘黄帝拱手而天下治’一言。如果卜算为‘和’，那么两国才可能打一仗。但从古至今，能打‘和’的战争又有几场呢？所以古人才云‘以和为贵’。”

“窥探天机，谁人不想呀！曹雪芹写《红楼梦》里的第五回，就提到过贾宝玉误入太虚，得窥十二金钗前世今生！咱们能到这里，说不定也有机会一登太虚，得窥天机。”

我叹了口气，觉得这瞎子不靠谱，于是说道：“张瞎子，要是真那么神准

神准的，那为什么中华五千年那么不消停？”

“小哥莫要取笑老夫。如若卜算真的神准，那么就不会有后来的春秋战国。自春秋之后，中华战事频发。老夫也不知为何，是天道舍弃了我们，还是——我们舍弃了天道。窥探天机，是要付出代价的。诸葛孔明通古知今，刘伯温妙算夺天下。诸葛孔明英年早逝，刘伯温重病而亡，也许就是代价吧。”

“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窥探天机？不看不行吗？”

“我辈中人，岂是死就能吓住的？小哥呀……”张瞎子声调突然就晴转多云，“两国一旦开战，血流成河，死伤不计。如果能用一族人之伤残，来换取两国万千性命，这又何尝不是划算之事？哪一场战争，是仅需要一两人之性命就可结束的？如果用一两人之性命，可以免去战争，哪个国家不愿意推行？只是后来……不知为何。不知是哪一代、哪一朝开始，巫师卜卦不再灵验。竟然连最简单的天时变化都算不准。”

“天时变化？”

“就是天气预报。”张瞎子鄙夷道，“连明天刮风下雨都算不出的天师，还有资格待在神庙里吗？既然算不准了，也就没人信了。而那些我辈中人，渐渐地竟然也能和常人一样寿终正寝。虽然还是道士，却连最简单的法术都失去了，只能给人画自己都不信的符咒。只是隔几代人，会偶尔出现一个通灵之人。但通灵之人，多不得善终。勉强诞下子嗣，也注定无法看到子嗣成长。而那些平庸的世间子弟，早就忘了要维护道、义之事。这个世间，麻衣神算，大概只余老夫一人吧。而老夫的通灵之术，无法走出太虚之谷也就罢了，连主魂深处都无法进入，怎可抵上麻衣神算的名号？”

“大师，你的寂寞只有我能读懂。我现在不也在这儿陪你吗？我现在这身体，比残疾人好不到哪去。要是真有什么窥探天机之术，拿出来大家分享一下，我既然能入梦，说不定我也能看到点未来什么的，看看下期双色球出什么号，也算不枉此生了。”

“小哥呀！”张瞎子一拍大腿，“你要是想成帝成王，还在乎什么双色球

呀？到时候全世界的女人都是小哥你的。想要什么有什么！”

“我懒得理你。”这张瞎子，两三句又回到封建余毒上。要是真能当上帝王，他自己怎么不去呀？

正说着，远远地却有一个男人走了过来。

那男人小平头，头发茬子竖起得像小刺猬。而那一双眸子，则像雾像雨又像风。他在看到我的瞬间，显然是吃了一惊，本来抿成一条好看弧度的嘴突然间就能装半个鸡蛋。半晌才问道：“张平安，你、你怎么在这里？”

不是司南子那个贱人会是谁？我还没有问他为什么会在这里，他神色一变，慌慌张张说道：“快走！快点离开这里！否则你们都会死！”

“怎么会死？”我不相信。这个地方美得让人想死在这里。

“我告诉你们也没有用。”他急得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，脸上惊恐得像是马上就要遇到什么怪物，“不想死的话，马上从哪来，就回哪去。我一个人做祭品还不够吗？”

张瞎子脸上的肌肉像被刺激到了一抖，沉声问：“祭品？你知道自己是祭品？”

“知道。我早就知道。”司南子转头望向张瞎子，脸色瞬间变得很漠然，一丝厌恶从他的眉间升起，他又转过头对着我说，“我每晚都会被吃掉，再吐出来，再吃掉……”

正说着，他的脸色突然平淡下来，就像是暴风雨前的平静，像是圆寂前的圣僧，又像是自知前途无望所以改嫁的寡妇，就那么风平浪静地看着我们，轻飘飘地说，“不用跑了，来不及了。”那声音一如初次见面时，雪域高原上的清冷。

我和张瞎子同时感觉到风有那么一瞬间波动了一下，不，应该说是整个空间都波动了一下。随后一切又恢复了正常。河水照常在河床里哗啦啦地流着，蝴蝶依旧在花丛中飞舞。

但有什么真的不一样了，就像是一盘正在放的录像带，突然间停了一下，

接着被人换了一盘，虽然动作很快，甚至连接的画面也一样，但真的不是同一盘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
张瞎子脸上的肌肉抖了数下，像是有什么在刺他的面部神经：“大家快跑，再不跑就来不及了。”

他说话的神情和司南子如出一辙。他见我们不动，说道：“天师一族的至阴邪咒，没有人能躲得过去。算了，认命吧。”

时间仿佛在一瞬间静止了。风吹过花草树木时静止了，河水在河岸里奔腾时静止了，还有那些正展翅欲飞的蝴蝶也静止了。蝴蝶的翅膀就这样停在空中，仿佛是已经被人做成标本一般。

很奇怪，我们几个都是逃跑的姿势，但每个人都被定在那里。其实还是可以小动一下，只是这个动作太慢了，慢到可以忽略不计。

我的脑海里突然想起以前看过的一部美国片，里面就有这样的内容：一小队的人突然被拉入了一个超级慢的时空。那个时空里的时间可以忽略不计，或者说，根本没有时间。所有的东西落入到这个时空，都和静止差不多。在那里，瞬间即永恒。

要是在那个时间里，看中的妹子想跑都跑不掉。

我们虽然都不能跑，但心里想什么都一清二楚。

司南子看来是经常遇到这样的事，早就把一切看开了，那么帅的一张脸只有等死的平静。可我不想死呀。还好眼球可以轻微活动一下，我查看四周，张瞎子一身仙白道袍定在那里，眼睛里充满了恐惧，看来是指望不上了。躺在地上的弯弯小小的一团蜷缩着，仿佛是在母亲的子宫里。她的眼睛也是闭着，不知道是睡着还是醒着。

看来唯一能有效运动的，只剩思维了。至少我在思考，怎样才能继续动起来。

而远方就在这时卷起了狂风。黑色的风所过之处，片草不生。

那条黑色的风忽左忽右，仿佛知道我们在这里，为了吊胃口，所以像一条

黑色的醉蛇一样，扭着身躯呈“八”字状靠近我们。

被疾风切断的植物，像是得到赦令般，从被破坏殆尽的地方飞过来，划开了空气，带来一丝清凉。

终于，那狂风游荡完了周边的地区，开始向我们由远及近袭来。

一股腥气扑面而来，像是立于万丈的臭水沟前。

好熟悉的感觉。我曾经经历过这样的画面。到底是在哪里？未待我想完，远方没有被破坏掉的草地由远及近地枯萎、残败。那些已经寸草不生的地方，电闪雷鸣、死气沉沉。

那股黑风先是往后退，猛然间一窜身子，像是一口气要把我们都消灭掉。

在那股黑风到来的时候，我们却意外地获得了自由。

张瞎子一手提着弯弯，一手提着早就吓瘫的我，忽地就腾空而起：“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镇魂符——出——”

只见无数的灵符从张瞎子的胸前涌出，而张瞎子的脸瞬间变得铁青，神色一凛，仿佛身体经历着什么巨大的痛楚。

地上只剩下无人照看的司南子。司南子闪着牛奶般暖色的肌肤，像是一尊上好的钟乳石像。他好像已经熟悉了这一切，张开双臂，等着黑风将他吞噬掉。

“张瞎子，快去救司南子呀。”我大声喊道，却只感觉到风呼呼地往嘴里灌，也不知道张瞎子听没听到。却见张瞎子突然间放开我和弯弯，自身向外飞去。奇怪的是我和弯弯就这样浮在空中，并未下落。那些灵符组成了一个圆，将我和弯弯稳稳托住。而张瞎子已经拿着一道灵符，立于黑风的正前方。他大声喊道：“何方妖孽，竟敢如此猖狂。生食人觉魂，罪不可赦。张天师后人在此，特来收你——定——”

话音刚落，那道黑风渐小，向两边散去。像是被一柄刃剑快速地劈开。而一只黑色巨大的蛇头就这样露了出来。

那蛇头上是一对蓝绿色的眼睛，正直勾勾、没有任何情感地看着张瞎子。

蓦地，那只没有任何感情的嘴突然就裂出一个狞笑，半人来长的舌头垂了下来，那双蓝绿色的眼抛给张瞎子一个不屑的目光，就转向司南子。它快速地，一口将司南子吞下，还打了个嗝。

张瞎子大怒：“你当我是瞎子？也不看看马王爷长了几只眼！真是个畜生！”

“快救司南子吧。等你说完了司南子都化成大便了。”我在灵符里喊道。这么几个月下来，没有恩情，感情也是有的。何况他给我吃了不少好东西。

张瞎子不再言语，不知又念了什么咒，那大蛇就不动了。

张瞎子到底是神人。

我说道：“张瞎子，快点想办法将司南子救出来。”

没想到张瞎子并未答我。我细看张瞎子，他在半空中双掌摊开，一条腿半弓着，另一条腿脚尖绷紧……只是哪里不对呢？

细看之下，张瞎子的衣角竟然也是纹丝不动。天呢，他把自己也定住了。

这下好了，剩我这个废材赴生死局：“张瞎子，你是不是要我帮忙呢？我用不用下去？”

其实问也白问，张瞎子的眼珠都不动了，就那么和大蛇那双蓝绿色的眼睛深情对视着。

倒是弯弯抬起头望向我。

“弯弯，小哥哥的朋友被大蛇吃进肚子里了，你帮忙把他取出来？”

“我想想。”小萝莉说完歪着脑袋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“那就把大蛇的肚子剖开好了。”她说完，面色一凛，一股杀气从她的身上散发出来。

这是什么怪物？我这才意识到，张瞎子说的没错。这小女孩看着平常，实则古怪得很。她的双手放到胸口，不知在想什么，片刻后，蓝色的球体从她身体里慢慢幻化出来。

那蓝色的球体外围是一团蓝光。那么蓝，像是天空，又像是大海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次看到这团蓝光，我的心里都那么舒服，像是遇到很熟悉的朋友，

而且，好想摸一下。

弯弯的表情很不自然，皱着眉头，用那双小手，像是捏泥巴似的，勉强把那个球体捏成长剑的样子：“这样就可以剖开大蛇的肚子了，小哥哥。”

“应该可以的。弯弯最好了。”我兴奋地拍了拍弯弯的肩膀，没想到弯弯的身体颤了一下，随即深深地低下了头，耳边飞起了两片云霞，口中说道：

“小哥哥，那条破蛇，等着去死吧。竟然敢得罪小哥哥。”

弯弯的身上杀气再次涌起，她的眼里闪过冷冷的光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我竟然觉得她也和那条蛇的神情相似，都是没有感情，只知道杀戮的牲畜。但随即我就摆脱了这个想法，这可是愿意为了我做任何事的弯弯。

弯弯拿着蓝色的长剑站起，用脚一蹬符咒，就轻轻地飞起。她凭空而立，威风凛凛。

那只大蛇的表情就在这时变了，有些细微的皱纹一点点地荡漾开来。

我当下还心喜：还没开战，大蛇就怕了。但随即一想，不对。

它难道不是被定住了吗？还是——它根本就没被定住？我不知道，可是巨大的唾液在它的嘴边越聚越多，终于凝成巨大的一坨，“唰”地从半空中滴落。所剩无几的郁金香，片刻前还散发着芬芳的花草，瞬间化为乌有。

“大蛇，看招。”弯弯说完就招呼过去，而未等靠近大蛇的身体，黑色的蛇尾就从身后带着腥风甩过来，弯弯一低头，躲了过去。

那条大蛇却是愤怒非常，转过身体又是一记重尾甩了过去。弯弯这下没躲过，身体被重重地扫到地上，口鼻是血地又站了起来：“大蛇，你这个坏东西。小哥哥不喜欢你，你就必须得死。看我使出绝招来——”

天地间的风声更大了，隐约间感觉到地动山摇。和原来的地动山摇不同，这次的地动山摇，是从内往外发出的震动。大蛇的行动一下就慢了许多，似乎也十分忌讳弯弯。而张瞎子的手，就在这时能动了。张瞎子退回我身边，吼道：“千万不要落在地上。”

我放眼望去，那些被烧得寸草不生的地方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滋生，刚开

始似初春的毛草，只有星星点点的黑。但那黑色似乎会生长一般，像是女人的长发，瞬间就变成了黑压压的一片，像是一望无垠的暗夜中的海。而我就处在海上方的一座由符咒结成的小岛上。这座小岛是那么小，小到随时可以被这一片海吞噬掉。我什么都不能做，我真是个废物。

大蛇左突右闪，张瞎子的眉头越皱越紧，最后像是下定什么决心似的，大声说道：“以吾之血，卫吾之道；以吾之魂，锁定乾坤——万劫不复——”

话音未落，弯弯被蛇打了一记，正好落在张瞎子的身上，打乱了他的手形，张瞎子登时吐出一口血来。那只大蛇看看张瞎子，又看看弯弯，表情就像肯德基里的小朋友，不知道是先喝可乐，还是先吃薯条。一副好纠结的样子。

半晌，它把大头伸向了弯弯。我在符咒上大喊道：“弯弯，快醒过来！弯弯，你听到没有？快醒醒！我不是把你带到这里……死的。”

一路上，弯弯奶声奶气地叫我小哥哥。

一路上，弯弯的小手一直拉着我。

一路上，弯弯的眉眼笑成了一条线，仿佛被囚禁多年的人终于见到了希望。我知道我为什么不忍心杀弯弯，因为她太像慕小雪了。从小到大，她没有朋友，甚至连敌人都没有，永远是孤零零的一个人。偶尔出现的路人，她都要当成是透过层层云雾的阳光般热爱着。

只要在路上，她就把我当做亲哥哥一样。我让她做什么，她就做什么。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，眼睁睁地看着蛇头离她越来越近。暗红的蛇信子吐了出来，但只在弯弯的周身游荡着，像是在忌讳什么。半晌，那只蛇终于下了决心，嘴突然之间张大到不可思议的角度，向后仰去，但随即，却箭一样地冲向弯弯，似乎想把她一口吞进肚子里。

我从来没有这样地喊过一个人，声音大得自己都害怕：“弯弯——醒过来——不要——死——”

而就在这时，大蛇像是遇到了什么东西似的，在离弯弯一尺左右的地方硬生生地停了下来，随即向后退去，大头左右慢慢地摇晃着，似乎在找什么人。

见没有人，它又要去吃弯弯。

这时，我听到了一声重重的叹息声：“唉——”

②

周围并没有人。

倒在地上早已晕迷的张瞎子终于缓过了这口气，张开了眼睛。他定定地望向大蛇的头顶。那里不知何时，站着一个人。那个人穿着蓝白相间的精神病服，一头一寸来长的头发纠结成一团，像一个鸟巢般地顶在头上。只是那双眼睛又是如此慵懒，仿佛被人打扰了美梦，此刻正一动不动地盯着张瞎子。

“师兄，别来无恙呀。怎么？就剩你一个了？”那人又说道，“玫瑰生长于泥土，泥土却更加肥沃。我那炽热的爱情，就像这花朵一样，从泥土中来，又回到泥土中去。师兄呀，我们是一枝花上的两朵玫瑰。我，依然含苞待放，而你，却已经形容枯槁。这天地间，是什么让我们如此不同呀？师兄，我真不想看到你。”那人怀着无限的哀伤，用细长的手指捂住了眼睛，长至眉眼的发丝有些乱，却恰到好处地增加了离别的忧伤。

“她是精灵们的稳婆，她的身体只有郡吏手指上一颗玛瑙那么大；几匹蚂蚁大小的细马替她拉着车子，越过酣睡人们的鼻梁……师兄，她的美，你居然无动于衷？只想着杀死她吗？”

“莎士比亚。”我说道，“你说的这段，是莎士比亚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”

那男人看着我，似乎在想什么，他又说道：“她的车轴是用蜘蛛的长脚做成的，车篷是蚂蚱的翅膀；挽索的是小蜘蛛丝，颈带如水的月光；马鞭是蟋蟀的骨头，缰绳是天际的游丝。替她驾车的是一只小小的灰尘色的蚊虫，它的大小还不及从一个贪懒丫头的指尖上挑出来的懒虫的一半。”